

跨域和交混的勢力：林素蓮、許程崑、張靜如＋吳宜娟、劉冠詳、蔡

## 依潔《下一個編舞計畫Ⅱ：發現－創作新鮮人》

演出：周先生與舞者

時間：2012/12/16 19:30

地點：台北華山 1914 文創園區果酒禮堂

文 李時雍

如果《編舞計畫》第一週裡余彥芳、楊乃璇各自以其創作《關於消失的幾個提議Ⅱ》、《小小小事》，標誌出編舞中身體觀念性思考及敘事的兩種可能；第二週「發現－創作新鮮人」所呈現的五支作品，更可見創作者們在這兩個軸線的來回之間，意圖或無意地顯露出一股隱隱跨域和交混的勢力。

蔡依傑的《如果你也還記得》將插畫家羅喬菱畫作中一系列的小女孩形象，轉化為舞台上那一個反覆吹鼓了氣球又洩漏氣的孩子，像拉摩里斯（Albert Lamorisse）的《紅氣球》，一顆顆彷彿帶有生命的友伴脹大終至爆破之後，依傑從有形到無形動作，輪廓著虛空，以至將自己吹氣成球，鼓脹著臉，猶如伍國柱《斷章》裡的表情造型。除了一次L型走位退至上舞台、再橫越到達定位點，蔡依傑幾乎停留在同一個位置，從踝和膝啟動上下的移動過程之中，演繹著女孩或喜悅或悲傷，或尖叫或微笑的情緒轉折。

一襲連身洋裝，微捲的頭髮覆蓋住整張臉，擬似《重演》中林祐如所飾之藍衣女子走出至舞台中央，許程崑的《沒有線條》，意圖解構線條、身形性別，質問美與醜的界線，卻無處可見線條：方形的舞台，自上而下投映在地的影子，拉起的裙緣裁剪線和裸露而出的雙腿動作；雙肩帶動起上身，到離開方形空間，再以雙臂投下的影子闖入，最後突然地跑離場至暗幕後的觀眾席。有意思是許程崑再回到場中央謝幕之際，挽起髮，第一次露出了真實的臉，而成為作品界線內外的另一層互涉的關係。

張靜如和吳宜娟《見夫》以雙人的關係，同樣試圖拆解、倒置線條，或所謂「規」的問題。紅色的蛋，紅色的襪子，紅色的燈，在立蛋與搗蛋的嬉鬧遊戲中展開，一人彎身如蛋，擋阻在路線之上，到後來一人拿出一顆紅氣球綁在額前，臉遂隱去，如同兩個擬人的物，擬物的人；跳起百老匯般的舞步，互換關係，彷彿鏡像，令人想起了去年方好婷、簡晶滢的《猴子與樹懶》。

林素蓮的《裡面》則從「我一直跳舞一直跳舞一直跳舞，然後就把自己在家裡廁所即興跳舞的影片寄送出去」發展成為最後台上裝置的浴廁私密空間，延續著

《細草微風》中的編舞邏輯，藉由一再重複的動作手勢，堆疊身體情緒的差異狀態，洗手、撫臉、被擺置的臉部表情；風扇在腳邊輕輕地轉，一扇窗開向黑暗，場景 倣似余彥芳探討消失的《當我不在的時候》。經營最好的畫面是林素蓮立在牆前，燈光暈黃自頂上落下，將延伸的影子打在背後牆上。後段從站立而坐，重複而延異 的動作卻未能展開更豐富的情感，〈La Prima Vez〉的用樂也略微影響了原先營造的氣氛。然而，相對《細草微風》，《裡面》在經營上更為專注集中，而完成度高。

《霧》是這幾支作品中最有意思的一齣。劉冠詳對於文本形式的掌握和肆意思象，從與簡晶滢的雙人吉他彈奏開始，藉對話所揭露作品的後設反思位置，什麼 是編舞？彈吉他是嗎？對白算是嗎？穿插著簡晶滢參與阿喀郎舞團之後的卡達克即興算是嗎？他們的對話從狀似爭執的「誰相像於誰」最後竟導出我和你的關係，導 出各自和父親的關係，倖存者和亡逝者的關係，從「舞」，到舞台一側一口箱子掀開有「霧」，魔幻寫實場景，令人聯想起奇士勞斯基《雙面薇若妮卡》裡操偶師懸 線旋轉的迷離箱子，箱盒開啟後蝶化的舞者女伶，而劉冠詳卻對死去的父親說，「那邊霧很大，我甚麼都看不清楚。」村上春樹的《舞舞舞》不見痕跡地拼貼成了另 一段落……，如此跨越了舞蹈和戲劇，跨越文本之間、內外，營造出創作者風格魔幻的空間。

從「編舞！還有什麼可能？」啟開的第二年《編舞計畫》，從製作過程的側記裡可看見，創作者們如何在酒館，在浴廁，從畫裡，在「那我唱首歌寄過去好了」等等的概念和寄件影片裡，呈現對於編舞的創意；然而如何將概念進一步劇場化，尤其成為一個相對存在於框架規範下的舞台空間作品，又不削減原初概念中某種粗糙卻動力充滿的想法，或許也連繫著另一個「身體—空間，還有什麼可能」的問題。